

王臨川全集

^ 16
891
18



16
891
18



王臨川全集卷八十七

神道碑

贈司空兼侍中文元賈魏公神道碑

魏公既薨之明年皇帝篆其墓碑之首曰大儒元老之碑有詔造文賜公子使之并刻臣某昧死序列再拜稽首以聞曰

公諱昌朝字子明姓賈氏皇祕書省著作佐郎贈太師中書令尙書令晉國公諱注之子皇太子左贊善大夫贈太師中書令尙書令齊國公諱璉之孫晉中書舍人史館修撰皇贈太師中書令魯國公諱緯之曾孫其先南皮人中徙獲鹿今葬開封而爲其縣人者自公皇考始公少則莊

重謹密治經章解句達老師宿學譽歎以爲賢已天禧元年獻文章召試賜同進士出身除常州晉陵縣主簿國子監說書又以江州德化縣令兼潁川郡王院伴讀當是時孫宣公領國子一見聽語待以公相數舉公學問當在人主左右大臣有以親嫌者故久弗用以知常州宜興開封府東明兩縣監在京廣濟永濟兩倉又召置國子監說書景祐元年積官至尙書都官員外郎乃始置崇政殿說書而以公爲之公於傳注訓詁不爲曲釋至先王治心守身經理天下之意指物譬事析毫解縷言則感心自仁宗卽位大臣或操法令斷天下事稽古才至秦漢以上以儒術爲疏闊然上嘗獨意鄉堯舜三代得公以經開說則慨然

皆以爲善而公由此顯矣於是上所質問多道德之要公請悉記錄歲終歸之太史詔以章獻太后故爲彭城郡王諱其名公言毋之諱禮不得以出於宮太平興國寺災公以易春秋進戒因言近歲屢災寺觀天意蓋有所在獨可勿繕治以稱陛下畏天威愛人力之意西域僧以佛骨銅像來獻公請加賜遣還毋以所獻示外上皆從之以直集賢院天章閣侍講史館修撰判尙書禮部判太府寺天章置侍講自公始故事親祠郊廟燕遊慢戲之物皆在儀衛公奏除之無幾遂以知制誥龍圖閣直學士權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權判吏部流內銓權知開封府又以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兼判國子監而侍講如初公之

王師川集卷之二十七
二
爲銓也河北蟲旱以公安撫公舉能詘姦於利害多所興
除異時縣令奉錢滿萬二千乃舉令公以爲法如此則小
縣終不得善治乃請槩舉令而與其奉如大縣其在御史
劉平爲趙元昊所得邊吏以降敵告議收其族公言漢殺
李陵母妻李陵不歸而漢悔真宗撫王繼忠家後賴其力
且平事固未可知乃不果收待講林瑀者言天子卽位當
步其日占所得卦以知吉凶公奏瑀所言不經不可用上
卽爲公罷瑀又奏劾駙馬都尉柴恭僖公奪其州人以爲
宜初元昊反公言兵事起財不贍宜及今度經費罷減諸
不急至是詔與三司合議一歲所省率緡錢百萬慶歷二
年契丹來求地請婚公主其使責以信義告之利害客詘

服不能發口執政議使契丹攻元昊公曰契丹許我而有
功則必驕以弱我而責報無窮已不且以我市於元昊矣
且唐中極衰時聽吐蕃擊朱泚陸贄尙以爲不可後乃知
吐蕃陰與泚合而陽言助國今獨安知契丹計不出此乃
言所以待夷狄者凡六事上皆行其策三年遂以本官參
知政事四年以尙書工部侍郎檢校太傅爲樞密使五年
以集賢殿大學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居兩月
拜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議耐章惠太后太廟公言其
非禮及耐獻懿二后密敕遷文武位一等賜外內諸軍特
支優給公又獨奏罷之旣而敕遷兩府官公又不從乃已
元昊歸石元孫議賜死公爭言自古將帥被執歸多不死

元孫以不死七年上以旱避正殿貶食自責公因稽首遜位章六七入乃除武勝軍節度使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大名府兼北京留守河北安撫使妖人王則謀舉大名反河南北使其黨挾書妄言冀得近公公疑爲姦考問具服則惶恐不及會獨嬰貝州以反公卽使部將王信孟元郝質馳兵操攻具往且請自出搏賊不許終賊所以擒滅功居多移鎮山南東道檢校太師賜爵安國公公因請寬諸吏民爲則所脅者而捕河北妖人治殺之無所漏河決商胡方暑公暴隄上躬親指畫出倉廩與被水百姓舍其流棄接以醫藥所活九十餘萬口契丹誘亡卒號爲南軍以戰夏人而邊法卒亡自歸者死公變其法自歸者故拔擢超其伍於是歸者眾因以知契丹國事契丹亦因拒亡卒黜南軍不用邊人以地外質公請重禁絕王不時贖人得贖而有之地則盡歸邊以不爭皇祐元年徙鄭州從公求也至見畱爲祥源觀使旣而以尙書右僕射觀文殿大學士判尙書都省朝會班宰相視其儀物歲中又求任外除山南東道節度使右僕射檢校太師兼侍中判鄭州固辭僕射侍中乃改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又欲遷公四子各一官亦以公辭而止二年母燕國太夫人薨命以故官不起賜書寵慰從之公事燕國以孝聞上嘗賜銀飾肩輿士大夫以爲榮及薨自鄭歸葬扶昇蒼然肩足皆眊行路瞻望悲哀歎息四年除故官侍講居頃出治許州將

行矣仁宗問易之乾卦公既講解又作書以亢龍爲戒手
詔褒荅以公所獻藏太史五年又涖大名安撫河北中書
議塞商胡決以公異論故使建言者專其事公猶爭不已
河果不可塞建言者得罪而澶魏濱棣德博多水死公乃
請使撫巡賑救人用歸息嘉祐元年進封許國公又兼侍
中方避未聽而以樞密使召卒罷侍中而以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爲樞密使三年以鎮安軍節右僕射檢校太師兼
侍中充景靈宮使又出許州七年以保平軍節陝州大都
督府長史移大名兼安撫公凡三至魏及許鄭皆以寬惠
爲治人安樂之它將相賜公使錢多使牟利公度所賜爲
用故在所尤不擾皇帝卽位改節度鳳翔加左僕射鳳翔

尹進封魏國治平元年求還使侍中守許州至六七終不
許二年乃授許州入見又辭不許使撫諭須秋乃發六月
告疾中人太醫問視相屬又力求解將相乃以左僕射觀
文殿大學士判尙書都省七月戊寅薨上親臨哭發涕爲
不聽朝二日賜龍腦水銀以斂制服出司賓祭弔別賜黃
金給葬贈司空兼侍中諡曰文元以九月甲申葬開封汴
陽里晉公墓次公年六十八散官開府儀同三司勳上柱
國號推誠保德崇仁守正忠亮佐運翊戴功臣邑戶萬五
千實封五千六百公所著書有春秋要論十卷羣經音辨
十卷通紀八十卷本朝時令十二卷又奏議文集各三十
卷元配王氏尙書兵部郎中集賢殿修撰軫之女追封莒

國夫人繼配陳氏武信軍節度使康肅公堯咨之女封魏國夫人六男子章太常博士集賢校理早卒圭尙書比部員外郎田尙書駕部員外郎青尙書司門員外郎齊大理寺丞炎未仕三女子國子博士程嗣弼大理寺丞宋惠國太常博士龐元英公壻也其後天子以炎守將作監丞又官公內外族親凡九人賈氏自誼及耽傅王相帝皆以儒學至公又以經術致將相出入文武有謀有功當中國治安四夷集附寵祿光大始終衰榮君臣相遭於是爲盛銘曰

於皇仁宗時宋之隆奠此中國四夷來同孰夾孰承有宰魏公帝曰詢爾羣公卿士朕欲考古以求亂治有博六藝使熙朕志魏公乃來錫帝之求進於殿中登闈沈幽乃尹開封治民不絀乃丞御史督制庶尤膏澤在下熏蒸在上參國政事遂都將相帝巡大塗公帝之車帝御廣宮之屏之墉文條武鬪具獻膚功終徂在天公則隨邁廷喪元老隱加問賚有銘太史有謚太常次詩不誣斷石墓旁

初卜葬公汴陽里以水故改卜熙寧元年八月庚申葬許州陽翟縣三峰鄉支流村奉敕改鄉名曰大儒村名曰元老里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太原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一百戶賜紫金魚袋臣王某

謹記

檢校大尉贈侍中正惠馬公神道碑

推忠保順同德翊戴功臣彰德軍節度觀察留後特進檢校太尉使持節相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扶風郡開國公食邑六千六百戶食實封二千二百戶諡曰正惠馬公以天禧三年十月戊戌葬開封祥符縣某鄉某里至嘉祐七年公孫慶崇始來請銘以作公碑序曰馬氏故扶風人至公高祖而徙處雲中贈太師諱某者於公爲曾祖贈太師中書令諱某者於公爲祖龍捷左廂都指揮使江州防禦使贈太師中書令尙書令蔡公諱某者於公爲父蔡公從太祖定天下力戰有功當是時雲中已爲契丹所得故馬氏又徙處浚儀今開封府祥符也公諱某字子元蔡公之終也年七歲太祖召見禁中有司言例當補殿直詔特授西頭供奉官而賜以名開寶五年年十八監彭州兵馬以嚴飭見憚如老將太平興國三年領兵戍秦州清水姦人李飛雄乘驛稱詔捕公反秦隴巡檢劉文裕等將擊之秦州因盜庫兵以反公辨其詐與文裕執飛雄治殺之五年監潭州兵馬改東頭供奉官雍熙二年又監博州兵馬劉廷讓敗於君子驛而契丹歸矣公方料丁壯集芻糧繕城治械如寇至吏民初不悅其生事也已而契丹果至度不可攻乃去四年改西京作坊副使將屯於冀州端拱元年移知定遠軍時議發河南十三州之民轉饟河北公告轉運使樊知古此軍聚兵少而積粟多簸其腐尙可得十七知古用此得粟五十萬斛以罷河南之役事聞朝廷

太宗嘉之二年深州新蹂於契丹城郭廬舍多壞而流民
眾乃移公知深州公至數月則壞者完流者復舉州忘其
寇戎之故而以公爲能撫我會保州不治移往代之淳化
二年又移知慶州羌萬人以怨程德元來寇公誘其渠帥
諭以威信卽皆引去四年遷西京作坊使知梓州五年李
順爲亂於蜀之西川以公往討又以爲先鋒平劍州召還
至三泉而復以公與王繼恩討賊繼恩怒公抗直使守彭
州盡收其軍而與之羸卒三百賊率其眾至號十萬公力
戰一日亡其卒大半乃夜獨出招救兵復入賊終不能得
城而以敗去除成都府兵馬鈐轄遷洛苑使五年除蜀漢
九州都巡檢使已而又兼成都府兵馬鈐轄真宗卽位改
內苑使蜀卒劉旴聚黨數千人爲亂所攻數州至輒取之
公以卒三百追至蜀州與戰旴走邛州而招安使上官正
召公歸成都計事公爲正畫曰賊破邛州必乘勝劫掠度
江薄我旣息而戰我軍雖倍未易敵也不如迎其弊急擊
破之必矣遂行次方井與正合殺旴等無噍類真宗賜書
獎諭賞以錦袍金帶咸平元年加澄州刺史知秦州諸羌
質子有三十年不釋者公悉歸之諸羌德公訖公去無一
人犯塞小泉銀坑久不發掌吏盡產以償歲課而責之不
已公奏得釋而歸其產四年就除西上閣門使知成都府
兼本州兵馬鈐轄有告龍騎士謀爲變者所引以千數公
捕殺其首七人而置其餘無所問自乾德後歲漕蜀物以

富人爲送吏多坐漂失籍其家公奏擇三班使臣及三司軍大將代之而課其漕事爲賞罰至今便之六年移鄜延路駐泊兵馬都總管兼知延州蜀人於公去皆環以泣公至延州羌方以兵覷邊會上元開門張燈視以無爲而羌卒不能爲寇又移知鎮州兼本州兵馬都總管景德元年契丹入邊民入保城公與之約盜一錢者死有盜錢二百者公卽殺之於是自澶以北城郭皆晝閉詔使過公輒留之而募人間行送詔皆得其報以聞又以便宜使所至受諸漕輓給邊之物故契丹欲虛掠無所得車駕次澶州大將王超提卒數十萬逗畱不赴公屢趣之不爲動移書譙讓乃始出師猶辭以中渡無橋則公先已度材一夕而橋

就上聞手詔褒之且知公果可以屬大事也二年移知定州又除東上閣門使樞密院都承旨三年遂以檢校太保簽書樞密院事祥符元年東封泰山以爲行宮都總管自此行幸必以公爲都總管而皆許之專殺公部分明約束審出入肅然而未嘗輒戮一人於是邊將言契丹近塞大臣議皆請發兵以備公獨議使邊將移書問狀從之契丹解去遷檢校太傅四年加宣徽北院使五年除樞密副使當是時契丹已盟中國無爲大臣方言符瑞而公每不然之獨常從容極言天下雖安不可忘戰去兵之意及它爭議甚眾真宗多以公言爲是七年除潁州防禦使知潞州州之稅賦常移以輸邊公爲論其害自是所輸不過鄰州

而已天禧元年移知大名府兼駐泊兵馬都總管使中貴人勞問賜白金二千兩居頃之遂以爲宣徽南院使知樞密院事檢校太尉有足疾特詔內朝別爲一班免其蹈舞二年疾病賜告求去位真宗不許而數使中貴人勞問又幸其第賜白金三千兩已而度公實病不可強以事乃罷以爲彰德軍節度觀察畱後而公固求外鎮終不許居久之稍間入謁真宗輒使閣門祇候二人伺公至卽扶以入因掖其拜起數屏左右問事常聽用三年又求外鎮乃以公知貝州兼本州兵馬都總管將行矣召見又將付以政固辭謝久之乃已而更以公爲本鎮至五月公疾作詔使公子洵美將太醫往視而魏潞二鎮之人亦皆奔走来問爲公請禱已而公疾革真宗又使公弟之子成美馳驛召公歸京師而公以八月壬寅不起矣享年六十五真宗爲之震悼罷朝詔贈侍中錄其子孫賻賜皆加等公前夫人丁氏某郡君後夫人沈氏某郡夫人子男二人洵美終西京作坊使英州刺史之美終內殿承制閣門祇候孫十六人其十四人皆已卒而慶宗今爲右班殿直慶宗今爲文思院知恩州公少忼慨以武力智謀自喜又能好書賓友儒者所與善必一時豪傑有集二十卷其文長於議論自始仕以至登用遇事審審未嘗有所顧憚王冀公丁晉公用事每廷議得其不直輒面詆之真宗初或甚忤然終以此知公而天下至今稱其正直銘曰

王臨川全集卷八十七
在浚西南誰封誰樹有宋正惠馬公之墓公當太宗眞宗之時暨暨諤諤謀行計施以羸擊強以少捕眾以賤抗貴維公之勇雖貴雖眾雖強必克維公之敏亦維公直帝曰直哉汝子良弼見國而已不知家室內朝十年典掌機密暨子一心綱紀庶物元功宗謀莫汝敢匹公曰孤臣敢曠於榮讒說不用是維帝明士或困窮莫知其有旣榮以位正或見醜公於可願兩得其尤不訖大耄天爲不謀德歎於年孰云耆老有賚後世公爲壽考刻趺篆首作此銘詩陳之墜道永矣其詒

王臨川全集卷八十七終

王臨川全集卷八十八

神道碑

贈太師中書令勤威馮公神道碑

馮氏有家於滑州之白馬者莫知其始所以徙至魯公而嘗以功開國於始平日其本出於漢杜陵楚相唐之後也公諱守信字中孚自爲兒童狀貌嶷然慷慨有大志人固已奇之矣旣冠從其鄉人受學以三禮舉於鄉會太平興國初取兵民間公出應選有司以公儒者欲免之公曰吾以子弟免而父兄任其勞此儒者所不爲遂行以才武給宿衛太宗征河東公奮身冒兵數取俘馘以獻於行在太宗壯而勞之以功數遷至弓箭直副指揮使眞宗兩駕河

北皆命公帥其所領先驅以禦契丹公所斬虜最諸將遷
天武軍都指揮使封州刺史充御前忠佐馬步軍都軍頭
公雖在軍旅數以孝經論語爲人講說人尙以儒者目之
至是真宗召問出孝經使講天子一章因言自天子
至於士不可以無學學不必博孝經論語皆聖人以誨學
者言行之要臣愚不足以盡識然所以事陛下不敢一日
而忘此真宗嗟嘆者久之由封州數遷至捧日四廂都指
揮使英州防禦使知瀛州兼高陽關都部署由瀛州召還
領步軍司公事當是時河決滑州天子以爲憂問誰可使
公自言少長河上能知河利害詔以公爲侍衛親軍步
都指揮使容州觀察使知滑州兼修河都部署河怒

動埽埽且陷公坐其上指畫自若也遂號其部人以一日
塞之天子賜手書獎諭召還領步軍如初已而遷威塞軍
節度使是歲天禧五年也公年六十六以八月二日薨於
位天子悼慟爲之罷朝二日贈太尉賜錢三百萬勅宣慶
使蔣州圖練使韓守英禮部郎中直集賢院石中立給護
其喪事遂以其年九月二十四日葬開封之祥符縣黃溝
鄉大里之原公會祖諱倫祖諱筠皆不仕考諱蘊贈官至
左屯衛大將軍先夫人劉氏玉城縣君後夫人張氏清河
郡夫人子男十三人於是文懿左侍禁文吉文握文德文
慶文顯文質文貴文銳並右班殿直文燦文俊並右侍禁
文郁文雅皆已卒公孝謹忠篤遇人有恩祖母夫人疾病

公不釋帶以侍輒數月常患世醫不足賴以爲養力學方藥遂通其術公第常欲上其子爲公子以取高蔭公對之慨然曰吾自行伍蒙主上拔擢至此欲棄軀以報久矣顧未有所奈何欺之是歲并公子無所蔭曰以明吾心於第非有愛也韋城董方廉直爲公所友其卒有三女無以嫁公爲選士辨裝嫁之如已子公將兵治民寬簡有法故人畏愛之而無敢犯所居有迹賢士大夫多稱之者公葬之三十二年而以其子故累贈至中書令兼尙書令追封魯國公又二年始請諡於天子而天子賜之諡曰勤威又五年文顯爲西京左藏庫副使提點開封府界諸縣鎮公事始作碑以表公墓而以銘來請予問誅於太常問書於

太史問諸故老以考公子之所告而得公之所爲如此於是爲銘曰

允文真宗俊藝在工相協予武有來馮公馮公額額奮節金革有聲中邦外動夷狄自公在野手不去經率其所學以撫戎兵公之所撫貔貅豹虎指麾進退妥若兒女武室以馭文罷於柔維時馮公兩取其優孰施其文有壤千里孰致其武宿衛天子帝咨馮公爾往視河河決已塞滑人來歌帝聞而嘉勞以手敕公拜稽首匪臣之力帝曰來爾予釐爾勤授之旄節畱掌我軍方朝告薨有詔罷視弔贈賻葬哀榮終始追拜爲尙書中書賜爵國公胙以魯墟士生顯榮沒則多已維時馮公至今受祉在周方虎咸有

忘徙使於湖北遷自濠梁又奪一官往裨於襄坐發驛馬
給奔喪者於鄂蘇剖將之符握節關中使總其輸煌煌
金章厥賜特殊謀復靈武度兵葫蘆秦有將瑋諾公與俱
會瑋召還公復淪胥有反咸陽能名氏朱始雖弗察後捕
而誅自懷祖池再副戎車真宗新陟罪垢皆滌爲郎度支
以將廣德外更四州楚壽陝荆乃還待制中糾獄刑有歸
龍圖其唐殖殖就以學士專其閣直輟之銓衡乘傳臨并
超遷郎秩進直樞密趣歸封駁考國中失申命選事得權
進紬加職侍讀改司羣牧移之審官審是在服伐閱積遷
給事於中告疾出許鼓歌從容方公少壯志立人上談辭
慨然帝悅而嚮及後晚出皆爲將相公則老矣將歸田里

康定辛巳六月十日公七十八以其官卒公開南昌勳爵
第一夫人曰劉不及郡封封君彭城其卒先公公卒明年
季秋挾日於州山西卜耐而吉公有四子伯爲進士丞於
殿中與仲前死仲賜科名叔也皆丞將作殿中或廢或興
有顯惟季時丞衛尉今爲郎中論序初終實來求詩刻示
無窮

司農卿分司南京陳公神道碑

司農卿分司南京陳公旣以嘉祐七年九月某甲子葬開
封府之祥符縣西韓村皇考魏公之塋至十二月公子世
範等乃來求銘以作公碑蓋公昆弟皆從先人游而某又
嘗得識公父子故爲序其實而繫以銘序曰

公諱某字良器以贈太師尙書令兼中書令衛國公諱嵩者爲曾祖以贈太師尙書令兼中書令燕國公諱光嗣者爲祖而尙書左丞集賢院學士諱恕之子也左丞當眞宗時參知政事後以其子岐公之貴而贈至太師尙書令兼中書令魏國公公岐公之弟也而於魏公爲少子年六十八以嘉祐七年六月得疾分司而以乙巳棄世於陳州階至朝散大夫勳至上柱國爵至潁川郡開國子食邑至六百戶賜紫金魚袋官終於司農卿而所更者祕書省正字太常寺太祝大理評事光祿大理寺丞太子中舍殿中丞國子博士尙書虞部比部駕部員外郎郎中司農光祿少卿少府監任終於知陳州而所歷者監楚州衡州酒稅知

衢州江山縣知南恩州通判江揚洪廬潭州知衡州監江寧府糧料院知興化軍知均州判登聞鼓院知曹州判殿中省知郢州鄭州其通判揚州廬州皆有所避不赴知郢州則未赴而徙凡仕四十三年蓋其行事可記者眾矣而公子所能記者在江州人大饑且疫公爲具饘粥醫藥不足則取廬山諸佛寺餘財以續之所活以萬數有盜刈人之禾而傷其主者當死公曰古之荒政所以恤人者盡矣然尙緩刑況今哉卽奏貸其死洪州大水城之不滅者十五水得城寶以入舉城惶擾不知所爲公豫具薪藁不終日以塞州人德之曰無陳公吾屬如何矣衡州之南山廣袤百餘里與夷接境大木蒙密中國人逋逃其中冒稱夷

王臨川集卷之六
六
人數出寇常寧諸邑其酋有挾左道者人傳以爲能致風
雨官軍尤憚之公誘以恩信則率眾數百來自占已而與
其甥亡去又將爲寇州人皆恐公設方略以一日捕得殺
之天子賜詔書獎諭公因圖上山川形勢攻取之策以爲
賊今不除黨附日眾夷人謂中國無能爲必出助之可須
農隙發千人使操斧斤隨以強弩斬木除道則賊失所恃
不攻而自窮又出其材可以佐經用奏未報轉運使害其
事劾公擅擊斷不聽用佐吏又嘗稱病不自祭炎帝公坐
此罷州人乞畱不得而賊果侵尋不制朝廷出使發兵擊
之數年然後定興化多進士就鄉舉者常八九百人而學
舍弊小無文籍公至則新而大之爲之購書而國子之所

有者皆具均州漢上舟子數溺商旅取貨財而以險爲解
公捕案寘法因取近灘數家除其徭使表水險涉者因此
得不死曹州多盜亡命之尤凶强者七十餘人公集重購
得之幾盡又修律令五家爲保之法故盜往往逃去之它
境蓋公施於政者能如此公嘗爲書十二篇上之曰國政
要事其說多聽用而中書欲遷職事以獎之公乃自言外
祖王氏葬揚州無主佞願除淮南所當得之一官以往視
其丘墓而已岐公之葬也天子自曹州召公歸襄事特詔
許公升殿公謝岐公遭遇始終恩禮之厚因乞御篆岐公
之碑首上爲動容賜其首曰褒忠之碑而公終無一言自
及旣分司無田園僦官屋以居自爲棺斂葬埋之制趣於

三
儉而已少長好書以至於老於篆籀尤善有集二十卷其
文能世其家者也夫人馮氏江南李氏時宰相延巳之孫
子男五人世範前商州洛南縣尉世安前廣州新會縣令
世修大理寺丞世承將作監主簿世奕太常寺太祝女四
人長適大理評事柳安期次適右班殿直王允懿次尙幼
也陳氏漢太丘長諱實之後故其望在潁川而世居洪州
之南昌縣當唐末五代之亂無仕者魏公布衣起閭巷明
敏諒直稱天下仍父子執國柄而至岐公尤盛公於仕嘗
齟齬然曾至九卿以榮祿自終蓋太丘之仁隱陋於一時
而紀謀羣泰貴顯者數世豈魏公之先遭世不治亦有潛
德晦行如太丘者乎不然何其後世之興如此是故不可

以無銘也銘曰

虞賓夏商其後爲陳屢絕復封以承聖人至漢太丘棄時
就德詒祿魏晉子孫世食旣又困窮乃生魏公魏公之出
魁名碩實有公有卿饋祀其室公則盛矣天子所思繩繩
維卿亦顯於時治官牧民入出具宜胡公之虛太丘之里
兩有州國紹榮本始歸葬浚郊皇考在前峙此銘詩爲告
新阡

虞部郎中贈衛尉卿李公神道碑

嘉祐八年六月某甲子制曰朕初卽位大賚羣臣陞朝者
及其父母具官某父具官某率德蹈義不躬榮祿能教厥
子並爲才臣加賜名命序諸卿位所以勸天下之爲人父

三國川卷之六
者豈特以慰孝子之心哉可特贈衛尉卿翌日某甲子中書下其書告第又副其書賜寬等以待墓焚寬等受書焚其副墓上乃撰次衛尉官世行治始卒來請曰先人賴天子慶施賜之官三品矣而墓碑未刻惟德善可以有辭於後世者夫子實聞知某曰然衛尉公墓隧宜得銘久矣於是爲序而銘焉序曰

公姓李氏故隴西人七世祖諱某始遷於光山五世祖諱某以其郡人王閩從之始爲建安人曾祖諱某皆不仕考諱某嘗仕江南李氏稍顯矣江南國除又舉進士中等以殿中丞致仕有學行名能知人贈其父大理評事而已亦以子貴贈至吏部尙書遊豫章樂其湖山曰吾必終於此

於是又始爲豫章人尙書之子伯曰虛已官至尙書工部侍郎以才能聞天下其季則公也公諱某字公濟少篤學讀書兼晝夜不息一以進士舉不中卽以兄蔭爲郊社齋郎再選福州閩清洪州靖安縣尉有能名遷饒州餘干縣令至於毀淫祠取其材以爲孔子廟率縣人之秀者興於學豪宗大姓斂手不敢犯法州將部使者奏乞與京官移之劇縣不報而坐不覺獄卒殺人以免當是時侍郎方以分司就第公曰吾兄老矣我得朝夕從之游以灑掃先人廬冢尙何求而仕遂止不復言仕侍郎之卒也天子以公試祕書省校書郎知江州德安縣事辭不就後嘗一至京師大臣交口勸說欲官之終以其不可強也而晏元獻公

爲公請乃除太子洗馬致仕初尙書未老棄其官以歸至侍郎及公之退也亦皆未老自尙書至公再世皆有子而皆以嚴治其家如吏治江西士大夫慕其世德稱其家法蓋近世士多外自藩飾爲聲名而內實罕能治其家及老往往顧利冒恥不知休息公獨父子兄弟能如此嗚呼其可謂賢於人也已公事親孝比遭大喪廬墓六年然後已事兄與其寡姊衣食藥物必躬親之及公老矣二子就養如公之爲子弟也寬嘗爲江浙等路提點鑄錢坑冶又嘗提點江南西路刑獄定亦再爲洪州官不去左右者十二年皆以才能爲世聞人以恩遷公官至尙書虞部郎中階至朝奉郎勳至護軍以嘉祐四年七月某甲子卒於豫章

之第室年八十九夫人長壽縣君趙氏先公卒八年旣葬矣五年某月某甲子以公葬於夫人之墓左曰雷岡在新建縣之桃花鄉新里夫人故衢州人某官湘之女湘有文行尙書與爲友故爲公娶其女子三人寬定實實守祕書省正字早世於公之葬也寬爲尙書司勳員外郎定爲尙書庫部員外郎女子二人已嫁孫二十有一人曾孫十有五人皆率公教無違者公旣葬而二子以恩贈公衛尉卿云銘曰

李氏大家隴西其先於唐之季再世光山移遯於閩嶺海之間乃生尙書節行有偉始來江南考室章水繩繩二子隱顯兼榮孰多後祿其季維卿幼壯躬孝唯君之踐能不

王臨川全集卷八十九
盡用止於一縣退以德義釐身於家外內肅離人不疵嗟
亦有二子爲天子使父曰往矣致而臣身子曰歸哉以寧
吾親以率其婦左右恂恂以官就侍天子之仁旣具祉福
考終大耄追榮於幽乃賜卿號伐石西山作爲螭龜營之
墓上勒此銘詩

王臨川全集卷八十八終

王臨川全集卷八十九

神道碑

廣西轉運使孫君墓碑

君少學間勤苦寄食浮屠山中步行借書數百里升樓誦
之而去其階蓋數年而具服經後遂博極天下之書屬文
操筆布紙謂爲方思而數百千言已就以天聖五年同學
究出身補滁州來安縣主簿洪州右司理再舉進士甲科
遷大理寺丞知常州晉陵縣移知潯州潯當是時人未趣
學乃改作廟學召吏民子弟之秀者親爲據案講說誘勸
以文藝居未幾旁州士皆來學學者由此遂多以選通判
耀州兵士有訟財而不直者安撫使以爲直君爭之不得

乃奏決於大理大理以君所爭爲是而用君議編於勅慶
歷二年擢爲監察御史裏行於是彈奏狄武襄公不當沮
敗劉滙永洛城事又因日食言陰盛以後宮爲戒仁宗大
獵於城南衛士不及整而歸以夜明日將復出有雉隕於
殿中君奏疏卽是夜有詔止獵蠻唐和寇湖南以君安撫
奏事有所不合因自劾乃知復州又通判金州知漢陽軍
吉州稍遷至尙書都官員外郎提點江南西路刑獄有言
常平歲凶當稍貴其粟以利糴本者詔從之君言此非常
平本意也詔又從之儂智高反君卽出兵二千於嶺以助
英韶會除廣西轉運使馳至所部而智高方煽天子出大
臣部諸將兵數萬擊之君驅散亡殘敗之吏民轉芻米於

惶擾卒急之間又以餘力督守吏治城壘修器械屬州多
完而師飽以有功君勞居多以勞遷尙書司封員外郎初
君請斬大將之北者發騎軍以討賊及後賊所以破滅皆
如君計策軍罷而人重困方恃君綏撫君乘險阻冒瘴毒
經理出入啓居無時以皇祐三年三月初七日卒於治所
年五十四官至尙書工部郎中散官至朝奉郎勳至上騎
都尉君所爲州整齊其大體闕略其細故與賓客談說弦
歌飲酒往往終日而能聽用佐屬盡其力事以不廢在御
史言事計曲直利害如何不顧望大臣以此無助所爲文
自少及終以類集之至百卷天德地業人事之治掇拾貫
穿無所不言而詩爲多君諱抗字和叔姓孫氏得姓於衛

得望於富春其在黟縣自君之高祖棄廣陵以避孫儒之亂而至君曾大父諱師睦善治生以致富歲饑賤出米穀以斗升付糴者得驩心於鄉里大父諱旦始盡棄其產而能招士以教子父諱遂良當終時君始十餘歲後以君故贈尙書職方員外郎君初娶張氏又娶吳氏又娶舒氏封太康縣君五男子適邈迪适邁適嘗從予遊年十四論議著書足以驚人終永州軍事推官邈今潞州上黨縣令亦好學能文狀君行以求銘者邈也君之卒也天子以适試祕書省校書郎二女子一嫁太廟齋郎李簡夫一嫁進士鄭安平君以其卒之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葬黟縣懷遠鄉上林村歛之爲州在山嶺澗谷崎嶇之中自去五代之亂

百年名士大夫亦往往而出然不能多也黟尤僻陋中州能人賢士之所罕至君孤童子徒步宦學終以就立爲朝廷顯用論次終始作爲銘詩豈特以顯孫氏而慰其子孫乃亦以詒其鄉里銘曰

在仁宗世蠻跳不制餽師牧民實有庸使踐艱乘危條變畫奇瘰毒旣除膏巖以治方遷旣隕哀暨山夷維此庸使文優以仕祿則不殖其書滿笥書藏於家銘在墓前以告黟人孫氏之阡

故贈左屯衛大將軍李公神道碑銘 并序

宋故贈左屯衛大將軍李公墓在河中府河東縣陶邑鄉仙觀里紫金山北初咸平二年公以東班殿侍隨彰國軍

節度使康保裔部軍於高陽關契丹內侵真宗狩於魏大將恃城千里閉逃保裔以其屬出公提少卒所戰輒破寇搏我疾孤堅弗支舉軍陷焉乃以義死當是時十二月五日也公年四十六有詔賻恤錄公子樞以爲西班牙殿侍蓋六十九年而樞以行治勞烈積官至皇城使賀州團練使而嘗一再辭賞以求追榮其父母天子亦數推恩以及乎其親而公九贈官自太子左清道率府副率至左監門衛大將軍逮今上卽位則再至三品而公夫人朱氏亦封錢塘仙遊永安縣太君太君有美志純行年六十三以天聖七年六月六日卒於其子之官舍而以嘉祐六年十一月十一日與公合葬公幼而愿恭長而敏武涉書喜謀將有

以爲而卒不克蓋知者傷焉唯忠壯不屈以詒祿於其後世而團練君實能力承以大厥家噫其可銘也哉李氏世家鄭之原武公諱興字仲舉曾祖諱頤祖諱光父諱元超皆弗仕公生一男二女二女皆早死孫六人其二人早死蔡今爲尙書都官郎中餘皆以父廕仕昌齡終三班差使葉今爲右班殿直葉今爲左班殿直銘曰
李姓之始册周隱史厥家鄭邦代晦其光公奮自田啟蹟班行匪熊匪羆彼萬其旅帝徂伐之孰致予武操戈以先所遇斃逃曰敵可盡其來滔滔終沈於戎唯義之濟閔有傳祿追榮以暨誰無孫子錫命在幽我以吾功克稱無羞詒詩後觀有石道周

故淮南江淞荆湖南北等路制置茶鹽礬酒稅兼都

大發運副使贈尙書工部侍郎蕭公神道碑

蕭氏故長沙人也去馬氏亂遷江南又爲廬陵人公曾祖諱壽仕李氏終洪州武寧縣令祖諱煥考諱良輔皆不仕公諱定基字守一用天禧三年進士補岳州軍事推官以母夫人陳氏喪罷後除虔州觀察推官人饑說州將以便宜糶倉米秋糶償之所捄活甚多監納潭州茶米舉者十八人遷大理寺丞知臨江軍新喻縣移監成都府市買務蜀引二江溉諸縣田多少有約李順爲亂時成都大豪樊氏盜約改一晝夜爲六田此他縣歲賂樊氏縣乃得其餘水訟二十年不決轉運便以屬公公曰約所以爲均卽不

均約不可恃也乃親決水視一晝夜而樊氏縣水有餘樊氏卽伏罪諸縣得水如故約轉運使以爲能舉知黎州州近蠻出善馬異時勢人多以託守公一拒絕蠻大喜於是累遷至太常博士以博士召兼監察御史裏行成都王駿請鑄小鐵錢爲大錢當十鑄十得三是廢十得三十也公疏以爲不便而議詘中貴人妄告兩淞轉運使罪以公往治直之蘄州王蒙正恃勢賂橫猾誣屬縣長罪死又以公往治告隨吏曰蒙正賂汝受之以告我蒙正果賂吏直三百萬公因以正其獄仁宗欲官公一子公乃以讓其隨吏除開封府判官於是自監察再遷至侍御史除江西水陸計度轉運使奏事稱上意賜三品服三司稅賦鵬鷺羽

民入一尺費餘百錢奏以鵝鶴代之宜州蠻爲寇乃移廣西兼安撫公馳至問所以反曰吾知之矣乃蒐諸州澄海忠敢士萬人守要害戒諸將賊至乃擊歸則已蠻不復動明年邕州甲洞與永平寨將秦珏爭銀冶殺珏反邊大擾公曰蠻何敢是必珏有以致之問之果然乃廢銀冶誅道賊熟戶數十人又移交州討殺珏者而邊遂定仁宗曰邊吏好生事蕭某如此可召用三司度支判官王琪使江淮漕議鹽酒事請公俱往乃除三司鹽鐵判官與琪俱使江淮漕議鹽酒事至吉州除江淮漕荆湖制置發運副使以官卒於家享年五十四實慶歷二年五月十四日以其年九月二十日葬廬陵儒行鄉故舍之原公寬厚寡欲內行

孝友稱於鄉里尤知爲吏在所皆有聲績夫人河陽縣君毛氏五男子汝礪汝諧汝器汝士汝爽皆進士汝礪終太常博士汝器終殿中丞汝諧今爲尙書屯田員外郎汝士今爲永州祈陽縣令故累贈至尙書工部侍郎而墓碑未刻汝諧請曰先人於王氏有故子銘士大夫多矣某曰然是宜以屬我乃銘曰

蕭氏食鄴漢功之冠卒成齊梁以戾於唐人不絕史與唐終始厥遷廬陵來自長沙使乎御史於宋初家折獄禦戎有聲無譁祿則世繼而年不遐揚詩墓石以相哀嗟

尙書工部侍郎樞密直學士狄公神道碑

狄氏故并人唐武后時有以諒直至宰相者有功中宗以

及社稷是爲梁公公梁公之十四世孫也諱業字輔之曾祖曰崇謙連州桂陽縣令祖曰文蔚全州清湘縣令考曰希顏徐州錄事參軍及公貴贈錄事君至兵部尙書而公母李氏封隴西郡太君蓋梁公之後有兼暮者亦有名蹟至大官其後祿仕不終然寢微弗顯及公乃以行能爲時用出使入侍中尙書工部侍郎直樞密爲學士天下稱爲善人長者公少孤力學中咸平三年進士甲科其官自大理評事歷大理寺丞殿中丞太常博士尙書屯田都官職方員外郎祠部刑部郎中太常少卿右諫議大夫給事中其職自直昭文館歷龍圖閣直學士其初任知袁州分宜縣後嘗知開封府司錄通判鄧州成都府爲開封府判官

使京西成都府路轉運又使制置江淮荆瀾再判吏部流內銓知審官院知壁廣滑魏隨陝鄭同揚九州河中河南二府其知陝州河中府以趙元昊反擇西方守吏其知隨州則坐在魏時軍事有驕不遜者不卽治其知揚州則不及赴而卒於京師慶歷三年二月十七日也享年六十七公醇厚篤實未嘗妄言笑雖有喜愠未嘗見色終身不言人過惡罷南海所齋無南物在陝中貴人有力者言將援公於上公爲不間接以它語退而歎曰吾束髮至此得爵祿皆以義可以老而自污邪蓋其廉如此其治民出於寬仁不忍雖以此嘗得罪然自若弗悔也當時士大夫聞其死多歎惜累階至中散大夫勳至上柱國爵至山陽郡開

國公食邑二千一百戶食實封四百戶夫人武城縣君路氏左司諫知制誥振之女初公以布衣見路公路公卽譽公文學行治妻以其子生六男子遵道遵度遵禮遵愨遵路遵彝遵路當天聖初善爲古文志義甚高嘗爲襄州襄陽縣主簿不幸早死君子莫不傷之遵度爲太常寺奉禮郎與遵道遵愨遵彝亦皆早死遵禮今爲尙書虞部員外郎六女子嫁衛尉卿王罕衛尉卿魏琰樞密直學士何中立尙書駕部郎中王信民二人早死狄氏當五代之亂占潭之湘潭至公始葬武城君於許州陽翟縣張澗里故以公合葬葬以慶歷五年旣葬二十年而遵禮來求銘文刻之墓碑銘曰

維狄先公開號於梁扶國舉帝仁柔義剛施垂子孫祿不曠仕歷世十四公爲循吏內行振振恕以與人無恙無忌考終厥身陽翟古墟有幽新里銘詩不磨彼石之視

尙書屯田員外郎贈刑部尙書李公神道碑

朝奉郎尙書屯田員外郎通判杭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上輕車都尉賜緋魚袋贈刑部尙書李公諱陟字元昇少以進士舉太學眾推才高不妄交游獨與故相張文節公友善淳化中用甲科補河南府澠池縣尉羣盜阻殺以略行人朝廷出中貴人傳捕公率其屬捕殺之盡以故爲轉運使所奏畱再任方賞遭父喪去而契丹犯河北卒亡命相聚爲寇所居內黃大擾令尉初不自保公爲設方略擒

三原公集卷之六
滅縣賴以無事改除貝州司理參軍州將邊公肅知公能有難輒以屬公逐劇賊用一日馳百里悉縛取以歸於是州及轉運使爲論功驛召見除大理寺丞知漢州什邡縣改殿中丞知秀州嘉興縣真宗東封改太常博士通判通利軍又以祀汾陰改尙書屯田員外郎河決奪一官監真州鹽倉杭州言澗江隄壞不可治詔江淮荆瀾發運使舉可用者以公通判杭州隄成度用財力甚省而完且可久乃復得故官畱再任當是時呂文靖公提點刑獄尤知公極論薦以爲材且召除御史矣會母夫人死公行內修事母尤以孝聞所收恤親屬多貧不能北歸畱治喪南京哀戚毀甚未及服除而卒年五十三天禧三年六月八日也

畱守王沂公賻助之乃能具棺殯凡五娶賈氏高氏張氏耿氏最後邊氏封太康縣君今皆贈郡太君邊氏則貝州邊公女也邊公彊明少所可知公而好之故女以其子太康有賢行蓋見於國史公二男四女男曰中庸守大理寺丞致仕曰中師給事中天章閣待制西京畱守女嫁太子中舍聶復貝州漳南縣令葛初平尙書比部員外郎張參其一早死公初以文藝自進然喜吏事所至強果辦治終以愛利爲人所思嘉祐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葬於衛州新鄉縣貴德鄉戒海里至熙寧元年十月乃始作銘刻之墓碑李氏故博平人後徙內黃曾祖諱祚弗仕祖諱守澄開封府襄邑縣尉考諱珣殿中丞銘曰

矯矯李公升自辭科啟迹澗池終功澗河課文曰治武奏
厥多毀於大喪曾不及睹素琴未御虞殯遂歌垂延在後
寵祿有那兆衛西南彼墳陂陲追秩榮矣哀如之何

贈禮部尚書安惠周公神道碑

公諱某字某姓周氏爲人倨儻有大節敏於文學達於政
事真宗初卽位以進士甲科除將作監丞通判齊州卽有
能名召還爲著作郎直史館提點開封府諸縣鎮公事歷
三司戶部度支判官又皆有能名遂以右正言知制誥判
吏部流內銓數進見奏事真宗以爲材其後置登聞鼓院
糾察在京刑獄及考進士以糊名謄錄之法真宗皆自選
王者而輒以屬公居糾察未幾遂以樞密直學士知開封

府聽斷明審無留事真宗滋以爲材至嘗幸其府問勞賦
詩樂飲然後去以公更外事未久故不卽大用而以公知
河中府又以知永興移天雄軍所至輒有聲績數賜詔書
獎諭於是真宗知公果可付以政卽召還除給事中同知
樞密院事旣而又以爲尚書禮部侍郎樞密副使真宗得
疾幾不寤丁晉公用事逐去寇萊公而以公爲黨亦逐去
之以尚書戶部侍郎知青州旣而又以爲太常少卿知光
州仁宗卽位稍遷祕書監知杭揚二州晉公得罪去還公
禮部侍郎畱守南京召見之將復用公病矣乃請知潁州
自潁徙陳自陳徙汝至汝若干年以某年某月某甲子卒
春秋五十九訃聞天子爲震悼贈禮部尚書賻賜錄其子

孫加等諡曰安惠初公奮白衣數年遂知制誥特爲真宗所禮禁中事大臣所不得聞者往往爲公道之公亦慷慨爲上言事無所撓而其言祕世莫得盡聞東封還公卿大夫皆獻文章頌功德公獨上書進戒及在樞密進止侃侃不以丁晉公方盛爲之詘節故爲所逐公好收挽後進士得一善汲汲如世之夸者爲已進取未嘗問家人生產好讀書善爲文有文集二十卷獨奏事諸草則公旣焚之矣無在者愛其弟越甚篤與越皆以能書爲世所稱每書輒爲人取去積階至金紫光祿大夫勳至上柱國爵至汝南郡開國公食邑至四千一百戶食實封至九百戶嘗爲東京畱守判官東封考制度副使亦皆真宗所自選也周氏

世爲淄州鄒平人公曾祖考諱某祖考諱某皆儒者以學行知名山東考諱某仕歷御史終尙書都官員外郎及公貴贈曾祖考某官祖考某官考某官公夫人王氏北海郡夫人先公一年卒於公之卒也公子延荷爲大理寺丞延讓爲太常寺太祝延壽爲東頭供奉官閣門祗候延雋爲大理評事以某年某月某甲子葬公鄭州新鄭縣平康鄉之北原而以王氏祔其後若干年公子延雋爲尙書都官郎中累贈公至某官始追序公世次闕閱行治來請曰先人名位功德嘗顯矣而墓碑無刻諸孤獨延雋爲後死微夫子許我則無以詒永久嗟乎公之事遠矣蓋雖公子有所不及知故所次止於如此然觀公所以進而公之材可

見視公所以逐而公之行可知懷懷乎一世之名臣矣所
次如此不爲略也銘曰

羣獻僕僕御於帝所出入百年將相文武有如周公左右
真宗自初筮仕以至謀國晦顯險夷考終一德公去州郡
無民不思公來朝廷天子所知發論造功每成無隳誰私
黨讎用國威福聞上不豫乃讒乃逐既投有罪而以公歸
退施一州遂隕於腓美矣邦士公之季子銘詩墓門載以
龜趾

王臨川全集卷八十九終

王臨川全集卷九十

行狀 墓表

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謝公行狀

公諱絳字希深其先陳郡陽夏人以試祕書省校書郎起
家中進士甲科守太常寺奉禮郎七遷至尚書兵部員外
郎以卒嘗知汝之潁陰縣校理祕書直集賢院通判常州
河南府爲開封府三司度支判官與修真宗史知制誥判
吏部流內銓最後以請知鄧州遂葬於鄧年四十六其卒
以寶元二年公以文章貴朝廷藏於家凡八十卷其制誥
世所謂常楊元白不足多也而又有政事材遇事尤劇尤
若簡而有餘所至輒大興學舍莊懿明肅太后起二陵於

河南不取一物於民而足皆公力也後河南開公喪有出涕者諸生至今祠公像於學鄧州有僧某誘民男女數百人以昏夜聚爲妖積六七年不廢公至立殺其首弛其餘不問又欲破美陽堰廢職田復召信臣故渠以水與民而罷其歲役以卒故不就於吏部所施置爲後法其在朝大事或諫小事或以其職言郭皇后失位稱詩白華以諷爭者貶公又救之嘗上書論四民失業獻大寶箴議昭武皇帝不宜配上帝請罷內作諸奇巧因災異推天所以譴告之意言時政又論方士不宜入宮請追所賜詔又以爲詔令不宜偏出數易請繇中書密院然後下其所嘗言甚眾不可悉數及知制誥白以其近臣上一有所不聞其責今

豫我愈慷慨欲以論諫爲已事故其葬也廬陵歐陽公銘其墓尤歎其不壽用不極其材云卒之日歐陽公入哭其堂櫛無新衣出視其家庫無餘財蓋食者數十人三從孤弟姊皆在而治衣櫛纔二婢平居寬然貌不自持至其敢言自守矯然壯者也謝氏本姓任自受氏至漢魏無顯者而盛於晉宋之間至公再世有名爵於朝而四人皆以材稱於世先人與公皆祥符八年進士而公子景初等以歷官行事來曰願有述也將獻之太史謹撰次如右謹狀

彰武軍節度使侍中曹穆公行狀

公諱瑋字寶臣真定府靈壽縣人少以蔭爲天平並寧二軍牙內都虞候至道中李繼遷盜據河西銀夏等州後又

擊諸部并其眾李繼隆范廷召等數出無功而朝廷終棄靈武繼遷遂強屢入邊州爲寇當是時公爲東頭供奉官閤門祇候年十九太宗問大臣誰可使當繼遷者武惠王以公應詔太宗以知渭州而欲除諸司使以遣之武惠王爲公固讓乃以本官知渭州真宗卽位改內殿崇班閤門通事舍人西上閤門副使移知鎮戎軍當是時繼遷虐使其眾人多怨者公卽移書言朝廷恩信撫納之厚以動之羌人得書往往感泣於是康奴諸族皆內附咸平六年繼遷死其子德明求保塞公上書言繼遷擅中國要害地終身旅拒使謀臣狼顧而憂方其國危子弱不卽捕滅後更盛強無以息民當是時朝廷欲以恩致德明寢其書不用

而河西大族延家妙等遂拔其部人來歸諸將猶豫未知所以應公曰德明野心去就尙疑今不急折其羽翮而長養就之其飛必矣卽自將騎士入天都山取之內徙德明由此遂弱而至死不敢窺邊大中祥符元年召還除西上閤門使邠寧環慶路兵馬都鈐轄兼知邠州東封遷東上閤門使高州刺史再移真定府定州路都鈐轄已而又以爲涇原路都鈐轄兼知渭州公乃圖涇原環慶兩路山川城郭戰守之要以獻真宗畱其一樞密院而以其一付本路使諸將出兵皆按圖議事祀汾陰遷四方館使初章理騎於武延鹹泊撥臧倔強於平涼公皆誅之而汧渭之間遂無一羌犯塞八年遷英州團練使知秦州秦西南羌响

三國史記卷九十一
三
斯羅宗哥立遵始大遵獻方物求稱贊普公上書言夷狄無厭足其求必輕中國大臣方疑其事會得公書遂不許而猶以爲保順軍節度使公曰我徂遵矣又將爲寇吾治兵以俟爾遵使其舅賞樣丹招熟戶郭廝敦爲鄉導公卽誘樣丹捕廝敦而許以一州樣丹終殺廝敦公遂奏以爲潁州刺史而樣丹亦舉南市城以獻先是張吉知秦州生事熟戶多去爲遵耳目及公誅廝敦卽皆惶恐避逃公許之入贖自首還故地而至者數千人後遂帖服皆爲用至明年囉遵果悉眾號十萬寇三都公帥三將破之追北至沙州所俘斬以萬計事聞除客省使康州防禦使其後又破滅馬波叱臘鬼雷等諸羌囉遵遂以窮孤逃入磧中而

公斥境隴上置弓門威遠凡十寨自是秦人無事矣天禧三年召還除華州觀察使以西人之恃公也復以爲鄜延路馬步軍都部署四年遂除宣徽北院使鎮國軍節度觀察畱後簽署樞密院事丁晉公用事稍除不附己者旣貶寇萊公卽指公爲黨改宣徽南院使出爲環慶路都部署又降容州觀察使知萊州晉公旣乃以公爲華州觀察使知青州天聖三年除彰化軍節度觀察畱後知天雄軍又移知永興軍而詔使來朝至則除昭武軍節度使而復還之天聖五年以疾病求知孟州得之會言事者以公宿將有威名不當置之閒處乃以爲真定路馬步軍都部署知定州七年換彰武軍節度使八年正月薨於位年五十八

皇帝爲罷朝兩日贈侍中諡曰武穆公爲將幾四十年用兵未嘗敗衄尤有功於西方舊羌殺中國人得以羊馬贖死如羌法公以謂如此非所尊中國而愛吾人奏請不許其贖又請補內附羌類族以爲上軍主假以勳階爵秩如王官至今皆爲成法陝西歲取邊人爲弓箭手而無所給公以塞上廢地募人爲之若干畝出一卒若干畝出一馬至其稅斂發兵戍守至今邊賴以實所募皆爲精兵在渭州取隴外籠於川築城置兵以守曰後當有用此者及李元昊叛兵數出卒以籠於川爲德順將軍而自隴以西公所措置人悉以爲便也自三都之戰威震四海唃廝囉聞公姓名卽以手加額在天雄契丹使過魏地輒陰勒其從

人無得高語疾驅至多憚公不敢仰視契丹旣請盟真宗於兵事尤重慎卽有邊事手詔詰難至十餘反而公每守一議終無以奪真宗後愈聽信有論邊事者往往密以付公可否好讀書所如必載書數兩兼通春秋公羊穀梁左氏傳而尤熟於左氏始娶潘氏馮翊郡夫人忠武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韓國公美之子後娶沈氏安國太夫人故相左僕射倫之孫光祿少卿繼宗之子子男四人僖禮賓使知儀州當元昊叛時以策說大將不能用反罪之遷韶州以死倚終內殿崇班僕供備庫副使拒元昊於瓦亭戰死贈寧州刺史倩右侍禁一女子適四方館使榮州刺史王德基孫五人諒諷東頭供奉官誼右侍禁閣門

祇候詣三班奉職諮右班殿直

魯國公贈太尉中書令王公行狀

公諱德用字元輔其先真定人也世以財雄北邊而蔣公邢公皆倜儻喜赴人急歲飢所活以千計武康公當太宗時貴寵任事以殿前都指揮使受遺詔輔真宗葬其先公河南密縣縣後分屬鄭州管城故今爲管城人焉公先喪其母韓國夫人朱氏事繼母魯國大夫人張氏以孝聞至道二年太宗五路出師以討李繼遷之叛而武康公出夏州當是時公爲西頭供奉官而在武康之側年十七自護兵當前所俘斬及得馬羊功爲多及歸公又請殿將至隘公以爲歸之至隘而爭先必亂亂而繼遷薄我必敗於是

又請以所護兵馳前至隘而陣武康爲公令於軍曰至陣而亂行者斬公亦令曰至吾陣而亂行者吾亦如公令至陣士卒帖然以此行而武康公亦爲之按轡繼遷兵相隨屬左右望公莫敢近於是武康公歎曰王氏有兒矣及論功武康公曰吾爲大將不可使子弟與諸將分功繼公不列三年遷東頭供奉官咸平二年遷內殿崇班三年換御前忠佐馬軍副都頭景德二年爲馬軍都頭大中祥符元年爲邢洺磁相巡檢提舉捉賊男子張鴻霸聚黨界中爲盜朝廷以名捕久之不得公以羶車載壯士僞服爲婦人誘之於野於是鴻霸與其黨三十二人皆得朝廷以爲能移陝西東路提舉捉賊自陝以東爲盜者聞公擒鴻霸事

三國八卷之二
皆惴恐逃去五年爲環慶路指揮使奏事上前忤旨責授
鄆州馬步軍都指揮使是歲武康公薨天子命公乘驛護
喪歸京師已而還其舊職七年遷散虞候散都頭八年遷
散員內殿直都虞候天禧四年爲殿前左班都虞候柳州
刺史乾興元年爲捧日左廂都指揮使英州團練使天聖
三年改博州團練使知康信軍城壞公使禁軍爲築築者
久之而無敢竊言望公使已以非其事者城成天子賜書
獎諭五年移冀州兼馬步軍都部署是歲除康州防禦使
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又除捧日四廂都指揮使六年除
侍衛親軍步軍都虞候歸就職又除環慶路副都部署不
行八年除并代州馬步軍副都部署又除殿前都虞候十

年除桂州觀察使侍衛親軍步軍副都指揮使權馬軍都
指揮使諸將皆遷與士之請馬者皆不求有司而得故事
取糞錢於軍以給公使自公始罷之使各置庫以待其軍
用明道元年除福州觀察使軍人挾內詔求爲軍吏公爭
曰軍人敢挾詔以干軍制後不可復治凡軍吏不可使求
而得得則軍人必大受其侵明肅太后固使與之公固不
奉詔已而太后亦寤卒聽公及太后崩有司請衛士皆坐
甲公又不奉詔曰故事無爲太后喪坐甲也於是天子心
賢公以爲可用又閱太后宮得爭軍吏事遂以公檢校太
保簽署樞密院事公固辭武人不學不足以當大任天子
使中貴人趣公入院公於朝廷臨義慷慨言無所顧計至

於親戚故舊待之亦皆當理而有恩故人爲人求官於公
公問其得謝幾何故人辭窮以實對公亦不拒也歸而使
家人以銀與之曰爾所求者在此矣官非吾有不可得居
頃之除樞密副使三年除明州奉國軍節度觀察畱後同
知樞密院事四年除安德軍節度使五年檢校太尉充宣
徽南院使寶元元年李元昊叛公嘗請將以扞邊天子不
許曰吾以公謀可也卒所以鎮撫扞治者亦多公計策始
人或以公威名聞天下而狀貌奇偉疑非人臣之相御史
中丞孔道輔因以爲人言如此公不宜典機密在上左右
天子不得已以公爲武寧軍節度使徐州大都督府長史
赴本鎮賜手詔慰遣而言曰皆尙論公未止也又以公爲

右千牛衛上將軍知隨州人爲公懼恬然唯不接賓客而
已移曹州或聞孔道輔死以告曰是嘗害公者今死矣公
愀然曰孔中丞豈害某者乎彼其心所以事君當如此也
惜乎朝廷無一忠臣言者服公以謂有德而終身自愧其
言曹人喜鬪多盜他日獄未嘗空也公在曹嘗無一人囚
者數矣慶歷二年除檢校司空保靜軍節度使天子以手
詔賜公曰賜卿重地勉視事母以人言爲憂有傷卿者朕
不聽契丹使劉六符過澶州喜曰六符聞公久矣遇於此
豈非幸也今此州歲大熟豈非公仁政之效也公謝曰明
天子在上固常多豐年此豈吾力也今朝廷多賢士大夫
可畏者吾老矣備位於此不足以累公稱數是歲移真定

府等路駐泊馬步軍都部署求奏事京師天子使中貴人
諭公入覲除宣徽南院使判成德軍固辭不得未行以契
丹使使求周世宗所取三關故地聚兵幽薊爲若侵邊者
乃移公判定州兼三路都部署聽以便宜從事而以楊崇
勳知成德軍崇勳使客問公所以戰公曰吾患不仁不患
不威患不知不患無功蓋見敵而後勝可制吾所戰豈可
以豫言也公至定州則明賞罰以教戰契丹使人來覘或
以告勸公執殺公置之不問曰吾視士卒皆樂戰可用矣
使彼得歸以告其主是伏人之兵以不戰也明日大閱於
郊公提桴鼓誓師進退坐作終日不戮一人而畢乃下令
具糗糧聽鼓於中軍將盡以汝行唯吾其所鄉契丹聞之

震恐已而天子密詔問公方略公上書論近世用兵之失
與今所以料敵制勝之方甚備會兵罷徙公知陳州過都
天子使中貴人勞賜問公欲見否公辭謝備邊無功幸蒙
上恩赦誅徙內郡非有公事當對者不敢見三年移孟州
召還署宣徽院事已而出判相州六年除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判澶州七年移鄭州封祁國公八年還除會靈觀使
又除檢校太師判鄭州過都天子召見慰勞皇祐二年除
集慶軍節度使進封冀國公三年以年老求致仕詔以太
子太師致仕大朝會綴中書門下班公威名雖老矣尙爲
四夷所憚而天子亦賢公以爲可屬大事也四年復強起
公以爲河陽三城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鄭州六

年遂以爲樞密使契丹使至公伴射使曰南朝以公使樞密而相富公可謂得人矣天子聞之賜公御弓一矢五十以寵焉嘉祐九年進封魯國公以年老求去位至六七天子爲之不得已猶以爲忠武軍節度使景靈宮使又以爲同羣牧制置使有詔五日一會朝給扶者以一子若孫一人是歲公年七十八矣明年二月辛未公以疾薨天子至其第爲之罷朝一日又爲之素服發哀苑中而以太尉中書令告其第又賜以黃金水銀龍腦等物出內人撫其諸子公忠實樂易與人不疑不詰小過望之毅然有不可犯之色及就之温如也平生少玩好不以名位驕人而所得祿賜多施之親黨善治軍旅寬仁愛士卒士卒樂爲之盡

與士大夫遊士大夫亦多服其度以爲莫能窺也夫人宋氏武勝軍節度使延渥之女也累封安定郡夫人先公卒後以子追封榮國夫人孝慈恭儉有助於公男子咸熙東頭供奉官早卒以子故累贈至右千牛衛將軍次咸融西京左藏庫使果州團練使次咸庶內殿崇班早卒次咸英供備庫副使次咸康內殿承制女四人長嫁尙書駕部郎中張叔詹其次嫁太常博士程嗣恭國子博士寇謹皆早卒孫八人澤淵皆內殿崇班閤門祇候淑左侍禁淇左班殿直潭右班殿直沅瀛左侍禁温未仕淑淇皆早卒曾孫二人任左侍禁价未仕公子卜以五月甲申葬管城之先塋而國夫人耐謹具公歷官行事狀請牒考功太常議諡

并史館

寶文閣待制常公墓表

右正言寶文閣待制特贈右諫議大夫汝陰常公以熙寧十年二月己酉卒以五月壬申葬臨川王某誌其墓曰公學不期言也正其行而已行不期間也信其義而已所不取也可使貪者矜焉而非彫斲以爲廉所不爲也可使弱者立焉而非矯抗以爲勇官之而不爭召之而不赴或曰必退者也終此而已矣及爲今天子所禮則出而應焉於是天子悅其至虛已而問焉使莅諫職以觀其迪已也使董學政以觀其造士也公所言乎上者無傳然皆知其忠而不阿所施乎下者無助然皆見其正而不苟詩曰胡不

萬年惜乎既病而歸死也自周道隱觀學者所取舍大抵時所好也達俗而適已獨行而特起嗚呼公賢遠矣傳載公久莫如以石石可磨也亦可泐也謂公且朽不可得也

太常博士鄭君墓表

德安鄭湜書其父太常博士諱詒字正臣之行治伐閱世次因其妹壻廣陵朱介之以來請曰鄭氏故家滎陽有善果者卒於唐江州刺史而子孫爲德安人自善果至脗七世生裔爲樂清縣令君之大父也裔生東君之父也以詩書教授鄉里而終不仕君以景祐四年進士爲洪州都昌縣主簿於是令老矣事皆決於君而都昌至今稱以爲能又爲廬州合淝縣尉盜發輒得故其後無敢爲盜者又爲

同州朝邑縣令當陝西兵事起案簿書度民力所堪以均賦役而人不困又掌集慶軍書記歲旱轉運使不欲除民租以屬其守而使君出視君以實除民租如法又遷祕書省著作佐郎知南康軍南康縣移知梧州方是時儂智高爲亂吏多避匿卽不往君獨亟往治城壘集吏民以守而州無事經略使舉君以知賓州再遷至太常博士而歸爲陵臺令召見言事稱旨賜緋衣銀魚未赴以嘉祐三年三月二十四日卒年六十君前夫人張氏後夫人吳氏子男三人其長則湜也次沿次深女四人其三人已嫁矣董振何贊朱介之其壻也君爲人孝友諒直得人一善若已出能振窮急而自養尤儉約自賓州歸所齋無南方一物其

平生所爲如此今旣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君德安之永泰鄉谷步里而未有以碣諸墓也敢因介之以告介之於余爲外姻而其妻能道君之實將懼泯沒而無聞數涕泣屬其夫求得余之一言以表之墓上蓋余嘗奉使江東沂九江上廬山愛其山川而問其州人士大夫之賢而可與游者莫能言也今湜能言其父之賢如此問其州人之游仕於此者乃以爲良然嗟乎鄭君誠如此豈特一鄉之善士歟而其子男與女子又能如此故爲序次其說使表之墓上

貴池主簿沈君墓表

予先君女子三人其季嫁沈子也他日有問予先君之壻

而予告以沈子其知沈子之家者必曰是其父能文學他日從沈子於銅陵而遊觀其縣縣人得沈子必曰是其父能政事已而予求其父所爲書於沈子沈子曰先君卒於逆旅其書悉爲人取去無在者又問其政事曰吾嘗聞於祖母矣先君爲池州貴池縣主簿令不能而縣大治者先君之力也嘗攝銅陵縣事縣人有兄弟爭財者先君能爲辨其曲直而卒使之感寤讓財相與同居其去也兩縣人追送涕泣遠焉而後去其施設之方則吾不得其詳也沈子遂言曰先君事生嚴喪死哀自族人至於婚友無所不盡其心終身好書未嘗一日不讀而於酣樂嫚戲未嘗豫也循道守官以不諂其上而幾至於殆者數矣故其仕嘗

有去志而無畱心唯不得壽考富貴以卒其學問究其施設故其文章不多見而獨爲士友所知其行義不博聞而獨爲親黨所稱其政事不大傳而獨爲邑人所記日月行矣不卽論次懼將卒於無傳也吾願以此屬子矣予應曰然子之先君固賢而又有賢子其後世將必大不可使無考也於是爲之論次曰君諱某字某再世家於杭州之錢塘而其先湖州之武康人也武康之族顯久矣至唐有旣濟者爲尙書禮部員外郎生傳師爲尙書吏部侍郎贈吏部尙書尙書生詢爲潞州刺史昭義軍節度使自昭義以上三世皆有名迹列於國史昭義生丹爲舒州團練判官舒州生牢江南李氏時爲饒州刺史饒州生廷蘓爲濠州

軍事推官濠州生承誨大宋爲明州定海縣主簿累贈光祿卿光祿生玉尙書屯田郎中知真州軍州事君真州之子天聖二年以進士起家楚州司法參軍再調爲池州貴池縣主簿年三十六疾卒於京師之逆旅夫人元氏生男子伯莊季長叔通皆爲進士而季長則予先君之壻也君以某年某月某甲子葬真州城北之原蓋其行義文學政事皆如其子之言云

建昌王君墓表

君建昌南城人姓王氏諱某字君玉少則貧窶事親盡力未嘗佚遊慢戲以棄一日亦未嘗屈志變節以辱於一人故雖食蔬水飲而父母有歡愉之心徒步藍縷而鄉人有

畏難之色及其有子則盡其方以教子於是鄉人之子弟皆歸之君隨少長所能以教又盡其力蓋娶邑里周氏女有賢行能助君所爲生四子無忌無咎無隱無悔皆進士無忌早卒而無咎獨中第爲揚州江都縣尉率君之教博學能文篤行不怠然人以爲君能長者以有是義而非特其教之力也君亦嘗舉進士不中某年年六十五以某月日卒於江都其子之官舍明年三月二十四日葬所居縣裏屯之原葬久矣無咎始求予文以表君墓當時無咎棄台州天台縣令教授於常州其學彌勤其行彌厲其志蓋非有求於茲世而止能使君顯聞於後世庶其在此以予不肖而言之不美也安能有所重以稱君之孝子耶亦論

次之如此

處士征君墓表

淮之南有善士三人皆居於眞州之揚子杜君者寓於鑿無貧富貴賤請之輒往與之財非義輒謝而不受時時窮空幾不能以自存而未嘗有不足之色蓋善言性命之理而其心曠然無累於物而予嘗與之語久之而不厭也徐君忠信篤實遇人至謹雖疾病召筮不正衣巾不見寓於筮日得百數十錢則止不更筮也能爲詩亦好屬文有集若干卷兩人者以醫筮故多爲賢士大夫所知而征君獨不聞於世征君者諱某字某事其母夫人至孝居鄉里恂恂恭謹樂振人之窮急而未嘗與人校曲直好蓄書能爲

詩有子五人而教其三人爲進士某今爲某官某今爲某官某亦再貢於鄉征君與兩人者相爲友至驩而莫逆也兩人者皆先征君以死而征君以某年某月某甲子終於家年七十七噫古者一鄉之善士必有以貴於一鄉一國之善士必有以貴於一國此道亡也久矣余獨私愛夫三人者而樂爲好事者道之而征君之子又以請於是書以遺之使之鑿諸墓上杜君諱嬰字大和徐君諱仲堅字某

鄱陽李夫人墓表

鄱陽處士贈大理評事黃君諱某之妻太平縣君鄱陽李氏者今太常博士巽之母也年若干以嘉祐五年十一月乙酉終而以後年十一月丙子從其夫葬鄱陽長順里之

西原葬若干年而太君之子所與游者臨川王某表其墓曰太君之爲女子以善事父母聞於鄉里及嫁移所以事父於舅而致其禮有加焉凡在舅黨者無不禮也移所以事母於姑而致其愛無損焉凡在姑黨者無不愛也相其夫以正而順誨其子以義而慈處士君嘗娶而有子矣蓋視遇之無異於已子其後太君之子以進士起爲閩人而州之士大夫皆曰是母非獨能教亦其爲善也宜有子初其子爲尉於宣州之太平又參虔州錄事皆欲迎太君以往太君曰吾助汝父享祀春秋於此義終不得獨往及爲南劍州順昌縣令知洪州新建縣事而處士君已不幸乃曰吾老矣今而後可以從子故其終在新建其子之官寢豈不賢哉

外祖母黃夫人墓表

外祖夫人黃氏生二十二年歸吳氏歸五十年而卒卒三月而葬康定二年十二月也夫人淵靜裕和不疆而安事舅姑夫撫子皆順適吳氏內外族甚大朝夕相與居歲時以辭幣酒食相綴接卒夫人之世戚疏愚良一無間言又喜書史曉大致往往引以輔導處士信厚聞於鄉子爲士無虧行繫夫人之助夫人資寡言笑聲若不能出雖族人

亦不知其曉書史也某外孫也故得之詳明道中過舅家
夫人春秋高矣視其禮猶若女婦然視其色不知其有喜
愠也病且革以薄葬命子噫其可謂以正始終也已舅潘
旣誌其葬四年某還自揚州復其墓復表曰聖人之教必
繇閨門始後世誌於教者亦未之勤而已天下相重以戾
相蕩以侈流然敦矣自公卿大夫無完德豈或女婦然或
者女婦居不識廳屏笑言不聞鄰里是職然也置則悖矣
然其死也聞人傳焉以美之是亦教之熄也人人之不能
然也傳焉以美之宜也矧如夫人者有不可表耶於戲

翁源縣令楊府君墓表

君諱某字某故華陰楊氏其爲臨江軍之清江人蓋亦已

久矣會皇祖曰某仕江南李氏爲大理評事皇祖曰某皇
考曰某眞宗日以行義聞嘗召之不起初宰相王隨少時
與友善仁宗卽位隨知杭州謀以皇考奉章入賀旣至度
不可屈乃已後終推子弟一官以與其子得太廟齋郎君
是也初任袁州萍鄉縣尉會令免獨當一縣豪猾吏民以
君少共爲十餘獄嘗之君立斷治大服又選饒州德興縣
主簿舉餘干縣令大水民乏食有死者君以便宜出常平
米計口賤糶又誘富人發錢米所活人蓋數萬縣人遽璉
捕盜盜父因殺子誣璉以求賂君治服語璉曰汝歸以米
百石饋貧民所以謝我至州州吏疑璉大姓持賂當是時
范文正公爲將問璉汝來時長官何言璉道君語公曰楊

王臨川全集卷九十一
某治此不自嫌可以無疑也璉卒得雪歸舖民如君語蓋
君爲文正公所信如此而能得民樂輸多此類又除韶州
翁源縣令轉運使舉監廣州市船司至一月卒年四十二
某年某月某日也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某縣某鄉某里君
事後母孝至然謹於人喪或大寒脫衣買棺以赴之平生
如此不一旣已未嘗爲人道死之日家所有獨其父書十
餘篋舉者甚眾然仕終不遂其可惜也已娶陳氏子曰遽
漳州軍事判官曰退池州建德縣尉皆時所謂才士也天
所以報施蓋將在於是

王臨川全集卷九十終

